

长篇官场小说

荣华富贵

宋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 ③

邓健著

他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；他结交皇帝权贵，功成名就；他年纪轻轻，便富可敌国；他一路顺风，好一派荣华富贵。

荣华富贵何所有
粪土当年万户侯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孝
友
在
家
之
道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①



长篇官场小说

荣华富贵

宋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 ③

邓健著

荣华富贵何所有 粪土当年万户侯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荣华富贵. 3 / 邓健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3. 11

ISBN 978-7-5108-2449-4

I. ①荣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1457 号

荣华富贵. 3

作者 邓健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版人 黄宪华

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
网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6 开

印张 18

字数 250 千字

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08-2449-4

定价 2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第一章

斗强敌争魁元身不由己，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 / 001

接下来便是艺科科目考试。画试，沈傲要面对书画世家赵伯骕的挑战；书试，要面对强大对手蔡伦，蔡伦是蔡京重孙，书法上深得蔡京真传，实力不容小觑；玉考，对手更为强劲，竟是乔装打扮前来参考的大皇子。大皇子一向不得圣宠，总希望夺魁出彩，引得皇上刮目相看。周国公暗中叮嘱沈傲，一定要赢了大皇子。一桩考试居然牵扯到无数的利益争斗，令沈傲感慨不已，然而，他已身不由己卷入其中了。

第二章

歪打正着居然治病牡丹花，惺惺相惜应邀参加蹴鞠社 / 033

风流才子沈傲名动京城，都说他无所不能，朝官名流竞相结交。这一日他成了晋王爷的座上客。原来晋王夫人酷爱牡丹，精心养殖的精品牡丹花生了病，看着蔫下去，心下着急却无奈何，听闻沈傲博学，便请他来为花儿治病。沈傲哪里会给牡丹看病啊，他灵机一动，用杂学功夫治好了花儿，也不过歪打正着罢了。晋王夫人千恩万谢，荒唐的晋王爷也对他刮目相看，惺惺相惜，不由分说要他加入自己的蹴鞠社。蹴鞠就如今天的高尔夫球，是达官贵人才可以玩得起的游戏，沈傲无疑进入了贵族俱乐部。

第三章

殿试遭弹劾晋王挺身保护，泼墨惊四座皇上称兄道弟 / 064

皇上殿试群贤，不料一个太常寺官员在大殿上奏请皇上弹劾沈傲，说沈傲连考四科，有违祖制！晋王爷心里有数，知道是蔡京老东西撺掇所为，于是挺身而出，为沈傲辩护，说得皇上连连点头。接着，沈傲泼墨化梅惊四座，书法上，则分别模仿董其昌、苏轼、黄庭坚的书法，引得众人惊呼连连。皇上赵佶精通书画，啧啧连声，忘情之下，竟与沈傲兄弟相称。

第四章

艺考放榜四科状元空前绝后，翻身雪耻独占鳌头红得发紫 / 094

艺考放榜，沈傲空前绝后，竟然连中经义考、画考、书考、玉考四科状元，不但击败了赵伯驩、蔡伦，更是胜了那位博古通今的大皇子。国子监在历年艺考中从来没有胜算，无缘夺魁，所以干脆不设书画院，也不去与太学比高低，自认落后。如今沈傲高中，并且连中四科，令国子监洗雪多年耻辱，生员一片沸腾，视沈傲为大英雄，报以无上光荣。沈傲简直红得发紫，连带着周国公府也是一片喜气洋洋。

第五章

仗义执言护花使者不惧豪门，将计就计收拾衙内绝不手软 / 126

沈傲去向国子监祭酒唐大人报喜，恰逢唐大人女儿唐菜儿遭人欺凌。唐大人想要讨个说法，又担心投鼠忌器，抹了高俅的面子，那可不是好玩的事情，原来羞辱唐小姐的纨绔子弟竟然是高俅的干儿子。沈傲听闻此事愤恨不已，挺身而出，要代唐大人去高府讨要说法。面对高俅沈傲毫无惧色，历数衙内过错，并机智地将衙内痛打了一顿，令前来助阵的晋王拍手称快，不开心。

第六章

成侍读要为皇上分忧解难，奉皇命借力打力排解纷争 / 158

皇上十分器重沈傲，令他侍读，可供随时咨询。皇上派他去处理一桩头痛的外交纷争。原来上高侯酒醉打了辽使，辽使便趁机要求增加岁供，否则便扬言开战。大宋国库虚空，要钱没有，要战又不敢，满朝文武官员都成了缩头乌龟。沈傲谋定前去，先对辽使好言劝慰，辽使果然出言汹汹，气焰嚣张。接着，沈傲前去拜访金国使节，与他相谈甚欢。金国是辽国的死敌，沈傲这一招逼得辽国使者不敢再言追加岁供。沈傲此一番出手，借力打力，迅速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外交纷争，成了赵佶面前的大红人。

第七章

奸臣王黼勒索皇上其心可诛，贤才沈傲以画相谏妙手回春 / 187

江南水患，灾情紧急，王黼隐瞒不报，暗底却怂恿两院学生罢课请求救灾，自己却请辞。江南是苏州应奉、杭州造作的大本营，皇上明知道江南水患，却不愿意中止万岁山的建设，因此对学生闹事极为不满。沈傲参透玄机，认为学生闹事适得其反，王黼挑唆学生，勒索皇上，其心可诛，于是不闻不问。几天后，沈傲送给皇上一幅《万里江山图》，赵佶满是喜欢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一个空白画轴，惊愕之下如梦初醒。沈傲以画相谏，他的潜台词是：锦绣江山是否有，但看陛下如何着笔。

第八章

沈傲为美人厚颜无耻拍马屁，皇上端架子非得状元才赐婚 / 219

沈傲对周国公的女儿周若一直暗怀情愫，周夫人虽也愿意将女儿许给沈傲，无奈沈傲已经稀里糊涂定了三门婚事，堂堂国公的女儿总不能下嫁给人做妾。周夫人于是提出要求，必须是皇上赐婚，方能将女儿嫁给沈傲。沈傲无奈，只好潜心绘了一幅《仕女图》去拍皇上的马屁。赵佶看了以后果然心旷神怡，连声称赞，不过却拿起了架子，提出一个苛刻的要求：沈傲能够在本次科考中博得头名状元，他才肯下旨赐婚。

第九章

生死存亡策论事关国家命运，唇亡齿寒一语惊醒满朝文武 / 245

以沈傲的才情，连中三元也不值得大惊小怪，所以一路杀进重围参加殿试。沈傲打开试卷，殿试之策论正是赵佶当前所遇到的最大难题：金国崛起，与辽国交战，金使已抵达汴京，要与大宋会盟，相约夹击辽人，事成之后，归还大宋燕云十六州。赵佶急于收复国土，多数朝臣也认为这是一个消灭辽国的好时机，主张联金灭辽；也有人主张中立。沈傲面对策论思考再三，他提出：大宋与辽国有和约在先，撕毁和约是为不义；一旦辽国覆灭，唇亡齿寒，金人的弓马定会指向大宋。所以，大宋必须拒绝与金人合作，相反还要与辽人缔结盟约，共御强敌。此言一出，满堂皆惊。

第一章 斗强敌争魁元身不由己， 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

接下来便是艺科科目考试。画试，沈傲要面对书画世家赵伯骕的挑战；书试，要面对强大对手蔡伦，蔡伦是蔡京重孙，书法上深得蔡京真传，实力不容小觑；玉考，对手更为强劲，竟是乔装打扮前来参考的大皇子。大皇子一向不得圣宠，总希望夺魁出彩，引得皇上刮目相看。周国公暗中叮嘱沈傲，一定要赢了大皇子。一桩考试居然牵扯到无数的利益争斗，令沈傲感慨不已，然而，他已身不由己卷入其中了。

考完了试，沈傲突然想到唐茉儿借自己的那把油伞，今日有空正好还了去。到了唐家，唐严见是沈傲，脸色略略带笑，便去隔间叫唐夫人烧茶。

沈傲清楚地听到唐夫人的声音，道：“这沈傲模样周正，学问也很好，人也不错，你过来，我有事和你商量。”

接着声音就变得小了，微不可闻。

沈傲苦笑，正襟危坐，知道接下来的话是不能再听了。隔壁厢房里，不多时便传来唐严的声音，先是惊讶的一声“呀”，接着又是疑惑地“咦”一声，再之后似是在沉思，到了最后又好像有些为难，就听到唐夫人气势汹汹地道：“你这死鬼，这种事有什么好想的？他是你的学生，有什么打紧的？”

唐严急促地打断道：“你小声点儿，生怕别人听不到吗？”

再后来，便是唐茉儿的声音：“爹，娘，你们在说什么？”

唐夫人立即噤声，传来唐严的声音道：“咳咳……没说什么，是沈傲来还伞了，我和你母亲要煮茶，去煮茶。”

唐茉儿蹙着眉自隔壁厢房过来，见到沈傲，落落大方地道：“沈公子今日画考考得如何了？”

沈傲抬眸，见唐茉儿神情举止自然，心里便想她应当不知情，连忙道：“画考和寻常考试不同，好不好，只有考官才能评判。”

唐茉儿笑了笑：“公子经义考得了第一，不知羡煞了多少人呢。你是来还油伞的？一柄油伞，也值得公子记挂。”

二人坐着，却是突然间无词了。沈傲偷偷瞧了唐茉儿一眼，见她双眉弯弯，小小的鼻子微微上翘，脸如白玉，服饰打扮也不如何华贵，只项颈中挂了一串明珠，透出淡淡光晕，映得她更是粉妆玉琢一般，整个人身上能感受到一股淡淡的书卷气，眼波盈盈，又透露出睿智光彩。

唐茉儿见沈傲似是在打量着她，连忙转过头去，故意去看墙壁上的挂画，道：“沈公子以为这幅画如何？”

沈傲定睛一看，这是一幅仕女画，水平当真不错，只可惜线条虽多了几分庄重，却少了几分灵气，许多细节之处略带生硬，笔法颇有娟秀之气，显然是女子所作，便笑着道：“好画。”

唐茉儿微微笑道：“只是好画？”

沈傲只好道：“比不少画师画得好。”

唐茉儿笑了笑，正要说什么，却听到庭院中有人道：“唐大人，唐大人在不在？”

唐茉儿蹙起眉，略显尴尬。沈傲疑惑地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唐茉儿摇头：“你不要问，在这里坐着。”

唐严走出院子去，很是尴尬地对那人道：“原来是周东家。”

周东家便扯着嗓子道：“唐大人，这几个月的账是不是要算一算？你们家每日除了九文钱买米，这两个月一共是五百四十个大钱，若是加上利息，便算一贯，这账你也该还了吧？鄙人也是做小本买卖的，你这里的账

不讨要回去，还教我怎么周转？”

唐严惊道：“明明是五百多文，怎么变成了一贯，你这是要讹人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等我拿了薪俸，便还你的钱，可是这利钱却也不是这样涨的啊。”

那周东家冷笑道：“唐大人说的是什么话，市井里都是这样的利钱，你是不闻烟火气的清贵人，莫不是不知道？好啦，我不和你多说，快拿钱来。”

唐严便怒道：“你这是讹人钱财，不怕我带你去见官？”

周东家笑道：“大人不就是官吗？哎哟哟，大人定是忘了，就是见了官，小人占了一个理字，也是不怕的。更何况一旦见了官，只怕大人的清誉不保吧？大人，小人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真要闹腾起来，小人最多打下几板子，可是大人的脸面往哪里放？”

沈傲一听，算是明白了，便觉得好笑，这周东家还是个聪明人，讹人讹到了唐严这里，胆子还不小。随即又想，这是天子脚下，随便一个花盆砸下来，地上立马躺下七八个官老爷，像各部的侍郎、尚书，哪一个不是省部级的的大员？放到京城之外，那都是抖抖脚地皮都要颤三颤的人物，在这京城，只怕还比不过一个县里的典吏吃得开。这唐大人品级也不低，国子监祭酒，也算清贵之身，可是在见惯了尚书、侍郎的汴京人眼里，却也算得了什么？官字两个口，吓的都是最底下的草民，像这个周东家，早就将唐严的心思琢磨透了，唐严这种清贵人最要的是脸面，所以吃准了他不会将事情闹大，因而才大起胆子，连唐严的主意都打上了。

唐严立马没词了，他教育起人来自是一套一套，可是撞见了这种市井泼皮哪里说得出来。

周东家冷哼：“唐大人什么意思？其实不是小人说你，你堂堂三品大员，又有实职，只需过过手，那百贯、千贯的钱还不是轻而易举？要钱多容易，守着这清贫做什么？嘿嘿，如今你这副模样，却是连吃用都吃紧，还谨守着大道理做什么？这些事本不该是小人来教的，小人也是看不过眼。这钱，你还是赶紧付了吧，若是拿不出钱来，嘿嘿……”

唐严本就清贫，哪里还得了这么多钱，更何况周东家就是在讹他，自是不肯心甘情愿给钱了；而那周东家似是吃定了他，使出市井中撒泼的本事，旁敲侧击、指桑骂槐，到了后来就越不像话了，明嘲暗讽外加污言秽语，竟是把话头引到了唐莱儿身上。

“我说唐大人，你若是没有钱还账，这倒也罢了，其实要还账不容易？不是听说赵公子想娶令女为妻吗？彩礼都准备好了，你攀上了这门亲事，还怕还不了账？”

唐严听罢，怒火攻心：“什么赵公子，莫非你是受他的指使……你这贼厮，好，好，你莫走，今日我不要这脸面也要和你一道去见官，老夫倒要看看，京兆府会治不了你这撒泼刁民。”

厢房里的沈傲心里已经略有不爽，那周东家讹钱倒也罢了，竟把话头引到人家的女儿身上，人品实在太坏了。他望了唐莱儿一眼，见唐莱儿端坐在对面，眼眸中流转着汪汪泪水，却是强忍着不流出来，死死咬着樱唇不发一言。沈傲心里不由得叹息，这个女孩的个性倒是刚强得很，在这个时代，换作是别家的姑娘，只怕早就寻死觅活了，偏偏她还要在自己面前伪装。

这时，唐夫人自隔壁厢房出去，道：“贼厮，你不要命了吗？看看我是谁？这是朝廷亲自颁的五品诰命服，你若是有胆，就还手试试？”

说着便是面杖打人的声音，那周东家挨了打，便叫道：“打人了，打人了，国子监祭酒欠账不还，打人了！”

沈傲突然站了起来，猛地一拍桌案，将又羞又急的唐莱儿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沈公子，你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沈傲面无表情地道：“出去瞧热闹去。”便负着手步出屋去，唐莱儿阻拦不及，却又不能出去，更加焦急不安。

这庭院里却是一副奇异的景象，唐夫人金刚怒目，举着面杖去追那骨瘦如柴的周东家，唐大人却是脸色苍白去拦唐夫人，焦急地道：“夫人，切莫动手，切莫动手。”

周东家见唐严怕事，更是大胆起来，高呼道：“不日赵公子便要来下

聘，你若是识相，便快应了这门亲事，若是不应，你们姓唐的世世受穷，永无翻天之日。”

这时，邻里的街坊也纷纷拥来，远远站在篱笆之外指指点点，周东家见有人围观，更是趾高气扬，道：“唐大人，别人怕你，我却是不怕，你除了我店的米，却不还账，这是要以官身欺压我这小民吗？呸，你这狗官，真以为我是好欺负的，老子的娘舅乃是京兆府堂官，虽说官儿小，可是比你这清贵官身却不知好了多少倍，你莫要瞪我，真去了官府，我也不怕你。”

“住嘴！”沈傲爆喝一声，倒是一下子镇住了场面。

周东家循目望来，看到的却是个少年书生，心里顿时冷笑，他连国子监祭酒都不怕，还怕个秀才？便带着几分不屑朝沈傲道：“你是谁？去，一边去。”

沈傲举步过去，朝唐家夫妇瞥了一眼，见二人满目都是惊奇，而后走到周东家身前，冷冷地道：“不知我的老师欠你多少钱？”

周东家上下打量沈傲，冷声道：“一贯，怎么？你要替他还，你又不是他的女婿，做哪门子冤大头？”

沈傲呵呵一笑，拿出百宝袋，从里面掏出一张百贯的钱引丢在周东家的身上：“滚！”

周东家捡起钱引，看了数额，顿时膛目结舌，连忙将钱引塞进怀里，转身便走。

“回来！”沈傲负着手，寒冰般的目光逼视着周东家，道：“东家似乎还没有找钱吧？”

周东家转身，讪笑：“我还以为是公子打赏小的呢。”

沈傲冷笑道：“打赏？哼！就是要赏，你这狗才也配吗？赶紧拿钱来找，否则可莫怪我拉你去京兆府见官，说你抢掠财物。噢，对了，京兆府里的堂官里有你的亲戚吗？这倒是好极了，本公子倒要看看，你那堂官亲戚能不能保得住你？”

周东家心里一惊，重新打量沈傲，只觉得这个家伙神情笃定，不依不

饶，这不是好欺负的主啊！周东家强忍下心里的胆怯，讪讪然地将钱引交还沈傲，咬牙道：“好，你等着，我拿钱来换。”

说罢，周东家便匆匆离开。

唐严走过来，满是愧疚地道：“沈傲，这件事就算了吧，这钱，我会出，世上哪有弟子为老师还钱的道理？”

沈傲看着唐严，目光却是温和了许多，道：“世上哪里有眼见老师为难，做学生的却袖手旁观的道理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孔圣人可是教导过学生的！现在老师被人刁难，学生若是不惩治这恶人，还读个什么书？”

唐夫人亦满是羞愧地扔掉面杖，对沈傲道：“刚刚倒是教你笑话了，先进去喝茶吧。”

沈傲摇头，道：“就在这庭院里等，我们不急。”说着便在庭院里寻了个矮凳坐下，悠闲自得。

唐严本是祭酒，在沈傲面前要么威严，要么和蔼，可是今日却似是犯错一般，脸色略显有些羞赧，搬了个凳子出来，不发一言地与沈傲对坐，方才许是被那周东家气坏了，脸色依然铁青。

足足等了半个时辰，那周东家去而复返，带着两个伙计压着一辆小车来。须知这百贯的钱引已是天下最大值的钱钞，一个钱庄最多也不过放百张，再多钱庄便支持不住了，一旦引发挤兑风潮便非倒闭不可。换成铜钱，便可换十万枚。十万铜钱，便是用一辆大车装载，也是极为费事的事。周东家带来的，足足有七八张十贯的钱引，除此之外便是碎银和铜钱了，因而特意叫人装了车来，就这些东西已让他的家底一空，再多便拿不出了。只不过他受了赵公子的好处，一定要唐家难堪，好让赵公子趁机而入，因此才硬着头皮费这么多工夫。

进了庭院，沈傲笑着站起来，道：“周东家倒是来得快，钱都准备好了？”

周东家道：“都准备好了，就请公子清点。”

沈傲将钱引交到周东家手上，道：“你先拿着，至于这钱钞，就叫你的伙计当着我的面清点。”

周东家收了那张百贯钱钞，给两个伙计使了眼色，那伙计会意，从车中卸下两个小箱子，又拿出秤来，先是算清了十贯的钱引，随即又是称碎银的重量，再之后便是清点铜钱，这一番下来，竟是足足耗费了半个时辰。沈傲坐在凳上昏昏欲睡，倒是唐严，正襟危坐地在旁监督，生怕沈傲吃了亏。

清点完毕，带来的钱恰好是九十九贯，周东家吁了口气，虽说这一次有人给唐家结了账，可是自己总算赚了五百文钱，无论如何，总算没有亏本。其实上上下下算起来，他和两个伙计足足耽搁了半个下午，这五百文赚得并不值。

周东家道：“公子，这账目可清楚了吗？”

沈傲依然带笑：“清楚了，周东家是个有信用之人，如此，唐家的账便算是抹平了。”

周东家收起百贯钱钞正待要走，却听到沈傲道：“且慢，唐家的账抹平了，我们的账似乎还要算一算。”

周东家愕然，见沈傲不依不饶的样子，心里不由得生出怒气，道：“不知我们有什么账？”

沈傲打了个哈哈，慵懒地道：“我这百贯钱钞放在你手里头有多久了？”

周东家道：“不足一个时辰。”

沈傲一拍手：“这就对了，按你方才的利钱计算，唐家欠你五百多大钱，利钱便是四百多钱，周东家还说，这是市井里的规矩是不是？”

周东家大怒：“扯那么多做什么？我又没欠你钱。”

沈傲一笑：“大家都看到了，方才你捏着我的百贯大钞足有半个时辰，便是赊欠了。你一共赊欠我九十九贯钱半个时辰的利钱，等等，得让我算算这利钱是多少？按道理，你当付我约九十贯的利钱，看在你只赊欠了短短半个时辰，就算十贯吧，立即拿钱给本公子滚蛋，否则……周东家仔细自己的屁股，你在京兆府有亲戚，本公子在京兆府也有几个朋友，唐大人不愿意去见官，本公子却是不怕。”

以彼之道还治彼身，沈傲这一手是从周东家手里学来的，唐家欠周东

家五百多个大钱，周东家算了他们五百钱的利息；而方才他拿了沈傲一百贯钱引，按他的方式计算，这百贯的利钱便是九十贯。沈傲只要十贯已是非常好心了。沈傲冷面对着周东家，手一伸，不依不饶地道：“周东家，付钱吧。”

十贯钱对于周东家这种做小买卖的人自然不是小数目，他哪里肯给，气呼呼地道：“哼，你强词夺理，是要撒泼吗？”

沈傲嘿嘿一笑：“就算是强词夺理，也是周东家起头，少啰唆，快拿钱来！不拿钱，我们立即去京兆府，到了衙门，自有你说理的地方。”

周东家冷冷地看着沈傲，不知打着什么主意，拱拱手道：“不知公子高姓大名。”他见沈傲如此笃定，显是大户出身，想先试试深浅，再决定纠缠还是示弱，这种小商人是最擅长见风使舵的，消息也极为灵通。

沈傲晒然一笑：“鄙人沈傲，怎么？你莫非要打击报复？哎呀呀，本公子胆子最小了，你可再不要拿什么京兆府堂官吓我。”

周东家听到“沈傲”两个字，顿时失色，莫不是那个号称汴京才子，被官家敕为钦差督办米库失窃案的沈傲？周东家本就是米商，哪里会不知道这件事，而且据说这沈傲是祈国公府的亲眷，棒打泥婆罗王子，殴打过隐相梁师成，这一桩桩坊间流传的事迹早已被不断夸大，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此人确实拥有极强的背景，否则做下这么多耸人听闻的事，死十次百次也不够。

对了，此人还曾去过京兆府，莫说是当时坐堂的判官，就是要告他的曹公公，最后也不得不息事宁人，反倒被他讹了一大笔财。这样的人，性子本就不肯吃亏，自己撞到他当真是倒霉了。

“原来是沈傲沈才子。”周东家方才还是冷着面孔，脸色一变，变得和蔼可亲，他这样的人时刻准备了两副面孔，遇到好欺负的便狰狞得要吃人，遇到不好惹的，立即又变得可怜兮兮，做摇尾状。

周东家咬了咬牙，再闹下去不是破财消灾便能化解的事，他左思右想，便将百贯大钞还给沈傲，又从自己带来的银钱中取出十贯钱引交出，叫两个伙计将所带来的八十九贯钱引仍旧装车，灰溜溜地去了。

目送这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周东家离开，那些篱笆之外的看客们纷纷散去。唐严吁了口气，却板着脸道：“沈傲，我们是读书人，读书人不可仗势欺人，更不能以非礼对非礼。这些道理，你要谨记，切莫因一时的意气而坏了自身的名节。士林非议，向来是不饶人的。”

沈傲连连点头称是，虚怀若谷地聆听教诲。唐夫人却是对沈傲和颜悦色地道：“不要听这迂秀才胡说八道，被人欺上门，还以颜色是应当的，受一肚子气，读那些书有什么用？你做得很对。”

沈傲也连忙点头，道：“师娘的教诲，学生记住了。”

唐严气呼呼地看着唐夫人，道：“我在教训弟子，你胡说什么，这种事传扬出去是害了他，士林非议，岂是一个监生承受得起的？”

唐夫人翻白眼，道：“我只知道做人不能像你这样，你看看自己，今日退让，明日容忍，堂堂朝廷命官却被一个米商欺上了门，连自己妻女都保护不了，要这身名节有什么用！沈傲，你不要理他，他就是这个性子，太迂腐，早知他是这样的性子，我当年才瞧不上他呢。”

沈傲苦笑道：“唐大人若不是这个性子，只怕师娘也是瞧不上的，世上有顽石、忤逆，就有美玉无瑕的君子，唐大人便是君子，我是顽石。”

唐夫人便笑：“他是美玉，我却见不到好来，反倒是你这顽石，我看得心里舒服，还得要谢谢你呢。”

沈傲连忙正色道：“学生哪里受得了这个谢字？为师分忧，是分内之事。”说着便拿出那张周东家的十贯钱引交给唐夫人道：“师娘，这钱是周东家的，留在我身上也没有用，我知道唐大人为人清高，可是这柴米油盐的事，他却是撒手不管的，只苦了师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请师娘收下这些钱，权当补贴家用。”

“不许接。”唐严气得脸色通红，道：“为人师表，收受学生的礼物是理所应当，可是财物却是万不能收的。沈傲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可是这钱，我唐严不能要。”

唐夫人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一双看着沈傲的眼眸突然明亮了起来，随即将钱引接过道：“好，这钱师娘收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分彼此的。”